

逻辑今探

预设的主体间性^①

杨小龙,廖备水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巴赫金提出了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对话主义关系,认为对话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主体内部和主体之间。预设作为社会交际语言中的一部分,也存在着对话关系。预设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主体间性对话互动的认知交际。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分属于不同的交际主体。语义预设的领有主体为说话人;语用预设的领有主体为交际双方。语义预设基于说话人与自身认知域中形成的知识范畴(现实世界、想象世界和特设世界)进行的主体内部对话互动;语用预设基于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体间性对话互动。

关键词:预设;主体间性;可能世界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028-04

预设,也叫“前提”、“先设”,最初是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于1892年提出。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对预设的研究。以往人们对预设的研究集中在3个方面:语义预设分析、语用预设分析和语用语义折衷分析。麦考莱明确区分了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1]288,304}。利奇很早就对预设的性质做了一番详细考察,并提出预设有一部分是语义关系,另一部分是语用关系^{[2]426}。Yule将预设分为2大类:潜在预设和实际预设^{[3]28}。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语用学的发展,语言学家发现,仅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预设带有明显的局限性。预设进入到了语用学研究视域当中。人们起初将预定义义为共知信息,之后Grice指出预设并非共知信息,而是无争议信息^{[4]183-198}。Barbara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无争议的信息听话人不一定预先知道,但可以从话语中推断出来^[5]。何自然指出:“语用预设是指那些对于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即预设)关系。”^{[6]68}Domaneschi指出语用预设是交谈过程中语句陈说合适性的先决条件^[7]。从中可以看出,以上对预设的认识涉及到了“主体间性”,但却未明确认识到“主体间性”的重要性。之前人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主体间性对预设的界定。本文将运用巴赫金的主体间性理论重新分析界定预设的性质及预设的研究领域。

一 巴赫金主体间性思想及预设的本质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在语言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领域颇有建树,深具影响力,并形成了自身的“超语言学”。宫军指出,所谓“超语言学理论”是指超越索绪尔自主语言系统,回归社会大语境的语言学哲学理论^[8]。巴赫金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重视物质世界与人的关系,并继承了俄国东正教思想中“爱的认识论”,在动态研究语言中十分强调“他者”的概念。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中得到启发,将对话关系由具体提升到抽象,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对话主义。在对话主义当中,他人是存在的前提。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每时每刻都处于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话语具有对话性,即话语中总是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一种对话互动的言语关系。这都深刻反映了其对话理论中主体间性的特点。根据巴赫金理论,对话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他者”。在这里“他者”的概念是广义的,一切离开了主体而存在的都是“他者”。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存在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对话是普遍存在的。人类日常交际必须照顾到“他者”,而不能只强调一个主体。主体间性是人类语言生活的重要部分。Gillespie and Cornish认为,主体间性是

① 收稿日期:2013-0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8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杨小龙(1981-),男,山东莱州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逻辑学和语用学研究。

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9]。语言存在于不停的与“他者”的互动之中,预设也就存在于这一层认知交际互动之中。主体间性也是我们人类交际认知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方面。Verhagen 指出:“人类认知与动物认知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会‘站在他人立场思考’。”^[10]^[2] Tomasello 认为,“站在他人立场思考”是人类区别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决定性因素^[11]^[14]。我们必须通过与“他者”建立联系才能了解世界并进行对话。

对一个事物本质的探究往往决定从哪一方面研究该事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把语言看作是思想表达的工具。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希望通过语言来研究思维及哲学问题。在当今哲学界发生语言转向的情况下,研究语言或语言的意义成为了通向知识的基本途径。由此对预设的认识也发生着转变。黄华新和徐以中认为在语用学范围内讨论预设比较合适^[12]。本文所谈论的预设也是一个语用概念。传统的预设划分单纯强调语境的作用而忽视交际主体的作用。本文依然采用传统预设的划分,但我们认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分属于不同的交际主体。Падучева 指出,语义预设主要是指说话人的背景知识,领有主体是说话人。语用预设是说话人立足于受话人有相同的即时信息^[13]。Langacker 认为,我们人类认知的识解涉及到一个个体和一个被感知得到的情景下的事物^[14]^[487]。这种认知模式充分反映了主体在认知过程的重要性,主体直接与情景下的事物发生互动。此模式也可以代表一种典型的认知交际模式:重视主体的交际模式。主体可以指说话人,也可以指听话人。如果此模式中加入“他者”概念,我们可以产生两个“他者”认知交际模式。主体首先与“他者”进行对话互动,然后再与外部事物发生互动。其中,一个模式是说话人首先在自己主体内部间进行对话互动,也就是说“他者”存在于主体内部,是隐性的;而第二个模式则表示“他者”是真实存在的,听话人存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预设也分属两种不同模式,语义预设属于主体内部间,语用预设属于主体间。下面我们将基于这两个模式来分别阐释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的主体间性对话特征。

二 语义预设与主体间性

巴赫金认为,他者和差异的存在是对话存在的基础。对话具有多层次性,既有主体内部的内在对话,又有主体之间的外在对话。语义预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说话人与其自身形成的“他者”之间的互动。我们首先从分析主体内部的内在对话开始探究预设的主体间性。传统语义预设研究主要基于逻辑语义学,认为预设是一种真值关系,但却无法揭露预设交际中的真正内涵和作用。张家骅指出,语义预设是说话人的常识背景知识,未必一定是受话人已知的;其领有主体是说话人,因而可以说是一个语用学学科领域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语义预设就是语用预设。语用预设区别于语义预设的是:说话人立足于受

话人有相同的即时信息^[15]。因此,我们可以将语义预设划归到交际主体研究视域下。姜望琪指出:“预设是使用一个句子的先决条件。”^[16]^[84]这一说法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预设是说话人使用一个句子预先知道的信息。而此信息的提取和运用必然和我们人类的认知知识有关。认知知识存在于认知域之中。认知域是人类认知主体经理解、评估等一系列认知加工后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讲,语义预设存在于主体内部主体间性的视域之下。我们运用语义预设其实就是基于我们与外界“他者”建立的认知域之上。在此我们将用“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这一概念解释语义预设与认知域的主体间性。根据“可能世界”概念,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多个世界(范畴)概念。这些概念以不同形式存储在认知域中。语义预设正是同“可能世界”建立起来的“他者”发生互动。徐盛桓指出,我们人类的“可能世界”包括现实世界(world of reality)、想象世界(world of imagination)和特设世界(ad hoc world)^[17]。现实世界是指在人类认知域中可以在客观真实世界中直接证明、观察、认识的事物。现实世界的客观性较强,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想象世界是指人类认知域中的事物是基于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想象世界的主观性较强,主要是基于人们主观思维的创造。但是想象世界的基础也是基于客观世界具体存在的事物。特设世界是指人类认知域中的事物是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Basalou 认为,范畴的划分是有条件的,有时是可以按时按地按需要重组的,一些平常不在一个范畴里的东西有可能临时构成一个“特设范畴”(ad hoc category)^[18]。例如,中国古代人运用羊皮或牛皮作为渡河的工具,羊皮和牛皮就在这一特设临时语境中成为了筏子。我们人类运用认知能力与外界互动,便可形成以上三个不同世界(范畴)的认知域。此三个世界(范畴)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因此,在会话过程中我们就会有一个隐性“他者”存在。当我们运用语言时,将首先与这三个“可能世界”发生对话互动并完成预设的认知提取,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话语的显性表述。

“可能世界”是隐性的,存在于说话人主体内部之中。如“John has three cows.”从传统语义学的角度来看,预设是使用这个句子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John 这个人,就不能使用这个句子。本质上来说,此预设信息的提取和运用与我们认知域中的现实世界发生着互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结识了解到某人的情况,在认知域中形成对此人的认识结构。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时,也就完成了对其认识结构的提取。我们再来看一个经典的关于预设的例子:“The King of France is wise.”根据传统分析,此句子不成立,因为预设是错误的。当今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并没有国王。现实世界认知域中不存在这样一种知识,主体无法与主体内部“他者”发生主体间性互动,导致此句不成立。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广告乘火箭,欲飞广寒宫。”根据语义预设,如果我们要运用这句话,就必须

承认有一个地方叫做“广寒宫”。广寒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是我们中国人基于客观事实而想象创造出来的一个月亮上的宫殿。这个根据现实世界创造出来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当中,并通过转喻这一认知手段指称月亮,形成了认知域中的想象世界。当合理地运用这句话的时候,说话人通过与想象世界发生互动,提取了预设而使这句话成为可能。最后,我们来看看特设世界和预设的互动性。徐盛桓指出,特设范畴或特设认知域具有临时性、情境性和边缘性,从可能世界逻辑来说,就是为某一临时情境特别设定的一个可能世界^[17]。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个偶然的机遇,在这个机遇当中,我们根据自己的特殊要求将事物临时性地与另一事物建立联系。“屡分鹤俸之余,益切蛇珠之感”(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之十九·还玉田县李程仪》)。此句当中,蛇珠之感代表的是感恩之心。《搜神记》记载:“隋侯见一大蛇伤断,以药敷之获救。蛇其后于江中含一大珠以报隋侯。”人们根据这一特设的情境,创造出了临时的可能世界。在这个临时的特设世界当中,蛇珠之感成为了感恩之情的代名词。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一成语的前提就是我们同这一特设世界中的事物发生了主体间性的互动从而形成预设。

三 语用预设与主体间性

上文提到对话具有多层次性,既有主体内部的内在对话,又有主体之间的外在对话。语用预设是主体与交际中存在的真实“他者”而进行互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语用预设可以理解为“在交际中通常表现为双方都可理解、都可接受的那种背景知识。”^{[19]274}我们从主体之间的对话性探究预设的主体间性。Saeed 指出:“可以从说话人的角度来看预设这一概念,并把预设看作是说话人对所要表达的信息的一些准备;或者也可以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把预设看作是建立在说话人表达信息的基础上听话人对说话人意图所做的一种推论。”^{[20]94} Saeed 承认了预设具有说话主体上的主体间性,但其却忽视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对预设的影响。我们不能光从单一主体角度来分析话语和预设。没有他者,没有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对话是无法形成的。在日常交际当中,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在“他者”之上。成晓光也指出,主体间性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它不是把自我看作孤立的个体性主体,而是看作一种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和交互关系^[21]。根据这一说法,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请看下面这句话:“没错,我知道我出价是低了一点。”这句话中的信息表明,“我出价低了些”这个话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二人共有的知识。说话人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考虑到了听话人的信息。如若不然,说话人会将具体的价格说出。请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Mother: Mary, do you like sandwiches for your breakfast?

Mary: Yes, I like it.

John: Mummy, sandwiches? What kind of food?

Mother: It's a kind of delicious food, made of two slices of bread with meat, etc. between.

John: Well, I like it, too. ^[22]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充分尊重“他者”,在“他者”的立场上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设量。首先,母亲预设 John 和 Mary 都能理解 sandwiches。当发现只有 Mary 能理解的时候,她又不得不调整自己话语信息的预设量从而让 John 能够理解。这充分反映了巴赫金主体间性中的“爱的认识论”。爱他人,尊重他人是言语交际的一条重要立场。因此,言语交际中的预设是主体间性动态协商互动的结果。

四 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预设从其本质来说是属于社会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活动。日常生活当中处处存在着对话这一主体间性特征,对话是普遍存在的。这一关系存在于主体内部和主体之间。分属不同领有主体的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分别来自于主体内部中和主体间中的对话互动,据此形成话语显性表述。因此,我们认为预设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性行为,而是一个主体间性行为。研究预设应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在社会认知实践中探究其特性。

参考文献:

- [1] 麦考莱. 语言逻辑分析——语言学家关注的逻辑问题 [M]. 王维贤, 徐颂列, 黄华新, 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2] 利 奇. 语义学 [M]. 李瑞华,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 [3] Yule G. Pragma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Grice H P. Presupposition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C]//Cole P. Radical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5] Barbara A. Presuppositions as Nonasser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32): 1419 - 1437.
- [6] 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7] Domaneschi F. Towards a normative epistemic account of presupposition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 (43): 3822 - 3831.
- [8] 官 军. 巴赫金语言哲学观渊源与走向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3): 57 - 61.
- [9] Gillespie A, Cornish F. Intersubjectivity: Towards a dialogical analysis [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10 (40): 19 - 46.
- [10] Verhagen A.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

- 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1] Tomasello M.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2] 黄华新, 徐以中. 预设的动态性和动态的预设观[J]. 浙江大学学报, 2007(5): 35-42.
- [13] Падучева Е. К семантике пропозициональных предикатов: знание, фактивность, и косвенный вопрос[J].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ер. лит. яз., 1998(2): 19-26.
- [14] Langacker R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5] 张家骅. “语义预设/语用预设”的一个视角[J]. 外语学刊, 2009(3): 70-75.
- [16]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7] 徐盛桓. 转喻为什么可能——“转喻与逻辑”研究之二: “内涵外延传承”说对转喻的解释[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8(1): 69-76.
- [18] Barsalou L W. Ad hoc Category[J]. Memory and Cognition, 1983(11): 211-227.
- [19] 黄华新, 张则幸. 逻辑学导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 [20] Saeed J I. Semantics[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21] 成晓光. 语言哲学视域中主体性和主体间的建构[J]. 外语学刊, 2009(1): 9-15.
- [22] 刘国辉. 言语交际中语用预设量的动态变化[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2001(1): 90-93.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Presupposition

YANG Xiao-long & LIAO Bei-shu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On the founda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Mikhail Bakhtin proposes the dialogism theory. It exists within and between the subjects. As a part of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presupposition also respectively holds the relation of dialogism. The nature of presupposition is a cognitive communication dialogism interaction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We argue that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and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belong to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ubjects.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is in the domain of the speaker.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s in the domain of the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is the result from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teraction with knowledge categorization (the world of reality,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and ad hoc world) within the human cognition fields. By comparison,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s the result from the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in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presupposition; intersubjectivity; possible world

(责任编辑校 谢宜辰)